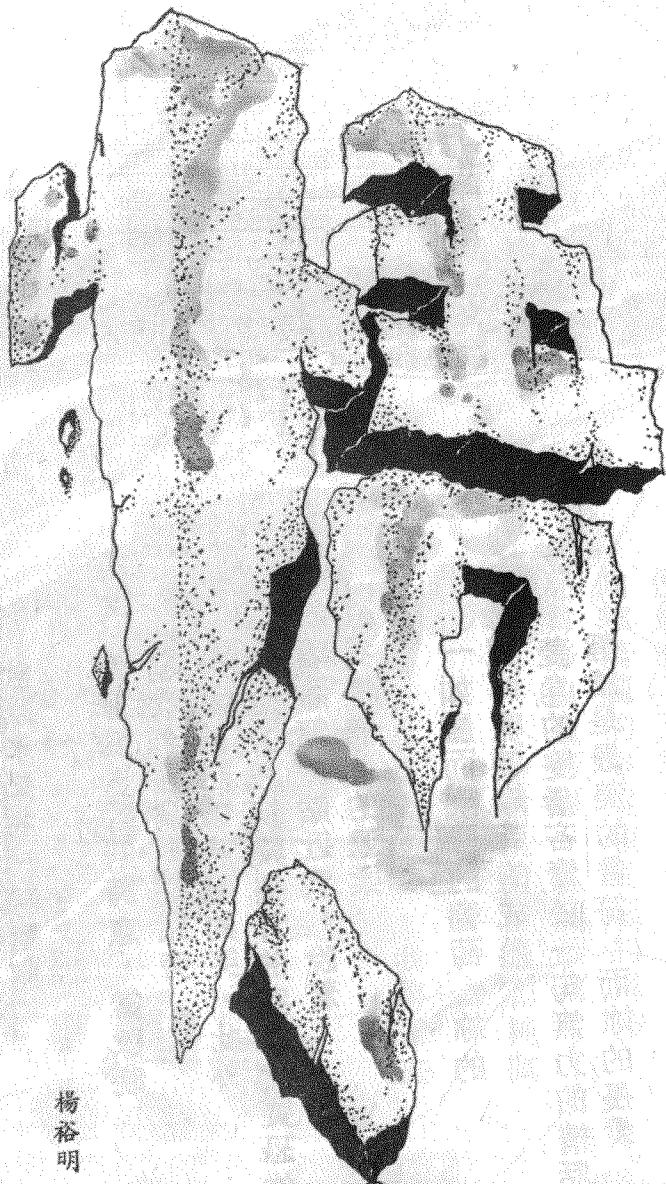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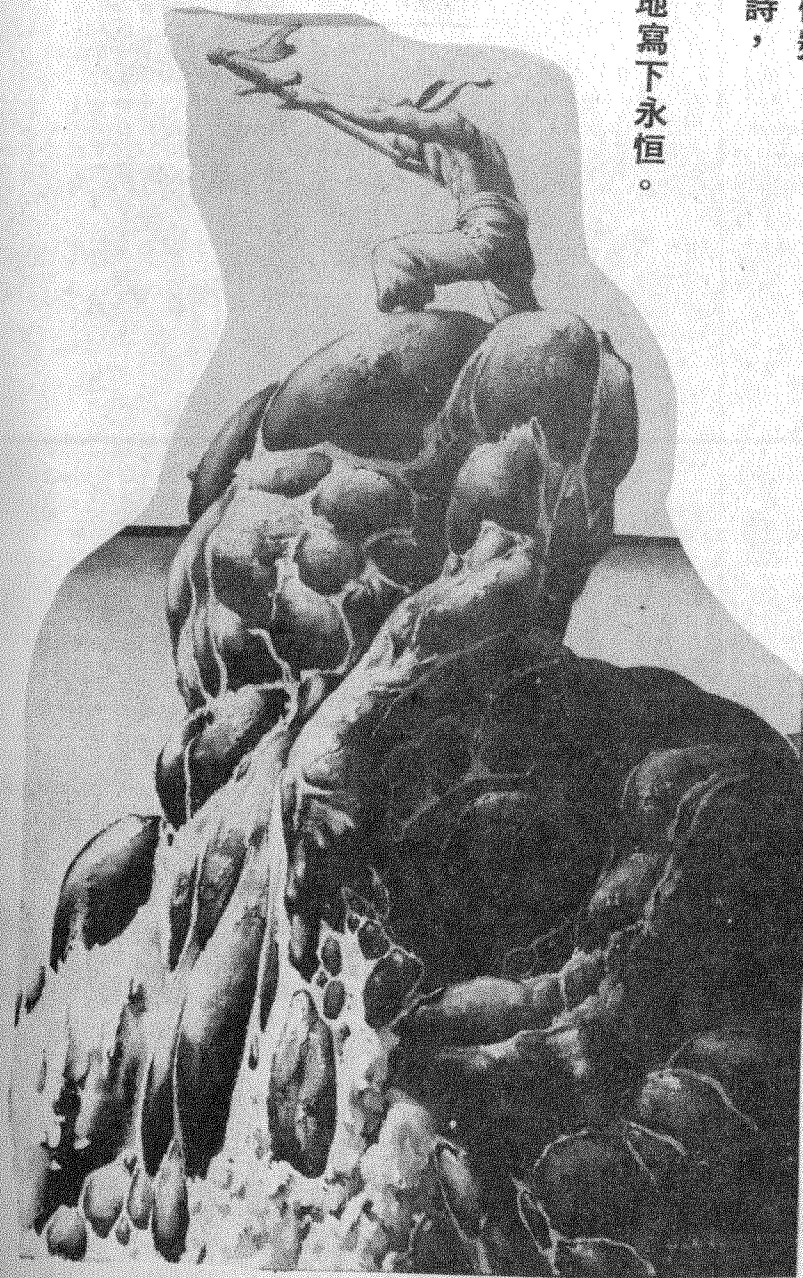


末題

也許千萬年的火燒過後，
在冥冥的殘墟中我們將覓取曾經血紅過的灰燼，
在溼溼的季節裏擰出一盅氧化的記憶，
也許記憶只是幼稚的代號，
一如新生的牙我們的詩，
咀嚼着成長的苦痛，
為世紀末的回顧悄悄地寫下永恒。



楊裕明

我躺在碧綠如茵的草原上，
望著清澈亮麗的天空，
我問它：
「你一直都是如此的無憂無慮嗎？」
天空叫一陣風回答我，
風吹來了一片烏雲，
天空的雙眉皺緊了。

我站在高峻的山巔上，
望著青翠蒼茫的高山，
我問它：
「你永遠都是這麼堅定嗎？」
一場大雨回答了我，
大雨改變了高山的面貌，
高山的皺紋加深了。

於是我明白了，
連灑脫的天空，快樂的大海，
和堅定的高山，
都免不了有煩惱，
人怎麼可能沒有呢？